

三峡一带的“龙”传说与民俗

李 惠 芳

长江的传说,壮美多姿,源远流长。其中,以三峡的传说最为丰富、神妙、迷人!

似乎是带着各拉丹东雪山的精魂,或许是挟着通天河水的神威,滚滚东流的长江,到了川东、鄂西一带,竟以雷霆万钧之力,横切峰峦迭嶂、云雨迷漫的巫山山脉,奔腾在万山丛中,形成了一段奇峰夹岸、危石矗立的高峡急流水域。它西起四川奉节的白帝城,东至宜昌的南津关,长达二百零四公里。这便是世界河流史上的奇观——长江三峡(即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古往今来,多少诗坛圣手、名士风流曾到此探胜访古,寄兴挥毫,留下了难以数计的文学珍品。可是文艺大家的丹青妙手,终难描尽峡江的千姿百态。三峡的灵气风骨,倒是有不少还存活在一些古老的传说之中。这些古老的传说,是一个远远超出文学范畴的博大的知识宝库。本文拟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三峡中关于“龙”的传说,进行一些粗浅的剖析。

原始信仰的遗痕

三峡传说中,有很多关于龙的故事。其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三峡中以“龙”冠名的山、水、洞、石几乎随处可见,而且有一定的系统性。据传,远古之时,瞿塘峡由一条名叫夔的巨龙镇守,所以,瞿塘峡又叫夔峡。船入夔门,就仿佛进入了一个神龙奋跃其中的神话世界。入峡不远处的崖根上,有个大崖洞,叫“七道门”,传说内有七重关隘,是夔龙的洞府。那岩隙渗出的清泉,人称是夔龙的口涎。据说,饮了这种“上峡水”,能延年益寿,力大无穷。接着,就到了夔龙的“宝库”,地名叫“银窝子”。再往前走,则是

庙宇坪的槽龙洞,传说那里住着夔龙的女婿。在口头传说中,不独夔峡是龙的世界,巫峡那破空横生与天相接的奇峰怪石也说是十二条蛟龙的遗骸。那西陵峡中的青滩极易翻船,传说是因为有人曾许过龙王的祭物,后又食言,龙王盛怒不止,决意惩罚所有的人。而号称“鬼门关”的崆岭滩中的巨礁,人说是龙王三公主的化身……其它如登龙峰、龙脊石、九龙井,龙骨梁、龙抬头、老龙洞、龙过峡等等就难以数计了。其中,有不少还伴有曲折的故事。诚然,以物状形、随类赋彩,本是山川风物传说的特点之一。在我国,凡是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或多或少有与龙相关的传说。然而,象三峡的传说这样集中、这样有系统地涉及龙,却也并不多见。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后世人们随意的附会,这里面蕴含着浓重的民俗传承的因素。

“龙”并不是自然界实有的生物,它只不过是远古初民曾经信奉过的一种图腾。图腾崇拜乃是原始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一种复合体。闻一多先生曾从文字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从大量的古史典籍中,对龙与蛇的关系、龙图腾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华夏诸族的龙图腾崇拜,进行过详细的考据和辨析。他认为龙的基调是蛇。因为,甲骨文的“龙”字写作,金文写作,“龍”字的偏旁从“已”。而古字就象蛇形。所以,龙的形象最初可能是由巨蛇演化而来。它可能是以蛇为图腾的大部族后来逐步兼并了众多以其它动物为图腾的小部落,在融合了其它图腾的某些因素之后,于是,蛇便添了兽类的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

鸟的翼、鱼的鳞和须……进而，化合成为“龙”的形象^①。我以为，这种分析基本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的轨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由于图腾崇拜的时代与我们毕竟相去太远，对于这种原始信仰的成因及其形态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对此，一些古老的民间传说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剖析三峡中众多的龙传说，探究它们所由产生的根源，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图腾信仰的成因及其表现形态，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传说，虽然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形态亦很复杂，但是剥开历史的层层积淀，我们依然还能窥到某些原始信仰的遗痕。

据现代地质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早在距今六千万年的老第三纪，巫山山脉就在急剧上升，河流下切，三峡急流就已经在不知不觉的形成过程之中。可想而知，待到原始的巴人和楚人开始在这一带活动时，三峡早已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对于这些原始初民来说，无疑是神秘莫测的。而最能引起他们关注的，当然是与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山和水，这是他们赖以栖息生存的场所。那茂密的山林，可以给他们提供充足的果实、丰盛的猎物、甘美的山泉，峡江的漩流窝幽，不时能使他们意外地捞到鱼虾……。可是，那漫山的毒蛇猛兽，从天而泻的山洪，无以抗拒的雷击电火，奔腾咆哮的峡江急流，也会随时威胁着、吞噬着他们的生命。因此，许多偶然的机遇，就完全可能被他们错误地联系在一起，误以为这是大自然宽厚的恩赐或有意的惩罚。于是，山、水、洞、石，毒蛇猛兽在他们眼里，都成了有人性、有意志的灵物，可以对人施行尝罚，从而产生一种崇拜心理。这种心理因素，会被物化在原始宗教的仪式里，也会被表现在他们的口头创作中。起初，受崇拜的对象可能并不固定。一块石头，形似卧虎，便以虎名，或以为那石便是虎。起伏蜿蜒的山势，迂回曲折的江流，从形态上乃至某些“性格”

上，都酷似那阴险莫测、盘桓潜行的巨蛇。于是，原始人便会认定那山和水附着蛇的精灵，或者本身就是蛇（即后来的龙）。畏蛇而及于山，是宗教心理；因蛇而命其名，则是口头创作。而在三峡中，能唤起初民这种联想的景象是太多了：那拔地参天的山峦，势如巨龙腾飞；江心横亘的礁石，形若老龙脱骨；峡中的泡漩巨澜，犹似龙在发怒；穿谷而过的“间歇泉”，则好象一条白龙过江；青滩河床的水位落差，宛如龙王有意设置的障碍；至于那可口健身的甘泉，原始初民当更不会知道是上好的矿泉水，而一意认定那是夔龙赐给的口涎了！这样，崇拜的对象就会逐步集中，变得单一化了——在原始初民那天真而又活跃的想象里，山似龙，龙亦是山；水中有龙，龙亦是水。山、水的灵气威力，均集于龙身，甚或会以为自身亦与龙（蛇）有某种联系。对于这一点，前辈学者和当代的一些专家都曾作过论述。远古巴人是以蛇形的“𪚩”作为部族标记的。《说文·十四》云：

“𪚩，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也。”又《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有巴国”、“巴蛇食象，三岁出其骨。”而巴人即以这种“食象蛇”作为自己部族的象征。可见，原始巴人是曾以蛇（龙）为图腾的^②。而原始楚人，乃是祝融六姓中半姓季连之后。古时，荆楚吴越均被称为蛮族，半姓亦为蛮族。《说文》曰：“南蛮蛇种”。此亦说明原始楚人也曾信奉龙图腾^③。由此可以看出，三峡一带的原始初民确实曾经把对山、水的自然崇拜与对祖先的崇拜十分巧妙地揉合到了一块，集中表现为对“龙”的崇拜。于是，祈求龙王赐福的祭祀活动，慑于龙威而出现的各种禁忌，以及想象龙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等的各种传说，当然也就会应运而生了。应该说，这是三峡中以龙命名的山水洞石那样集中、那样有系统的直接的、内在的原因。这些大量活着的龙传说，虽然不能说就是图腾时代的实录，但是，它却能给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提供

一些生动的佐证。从中，我们可以辨析出一些属于古老的思维与记忆的遗痕。这种由对超自然力的崇拜而引起的原始信仰，在人类进化的漫长途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俗心理，世代相传。这种相对稳定的民俗心理的存在，也正是上述古老的山川传说能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朴素的自然观的投影

图腾时代的龙，是被全体族民作为部族的始祖神、保护神而敬奉的。所以，龙在他们的生活里、特别是心目中，无时不在，无所不在。随着生产范围不断扩大，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的过去，人类已经慢慢能把自己和自然界存在的山水洞石、毒蛇猛兽区分开来，并且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关注着某些自然现象的变化了。于是，原始图腾的地位也慢慢在起变化。作为一种民俗信仰，图腾的形象依然被部族的成员所敬畏；但是，这种超自然力与人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以至完全割断了与人的“血缘关系”，而以一种与人同等、与人抗衡的——当然也还是有意志的——自然力出现了。从而，龙的世界开始让位于人。三峡中一部分龙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这种变化。

传说大禹疏导岷江之后，到了瞿塘。群龙害怕失所，为护其巢穴，遂搅起风沙巨澜，使禹迷失道路。适逢王母第二十三女瑶姬经过，见巫山上空有十二条孽龙兴云致雨、涂炭生灵，于是用手一指，金光过处，十二条孽龙立地化为巨礁，峙立两岸。禹欲拜谢，但神女却倏忽间变幻不测，“或为轻云，或为霖雨，或为游龙，或为翔鹤，既化为石，又化为人”。禹疑，问侍从童律，童律说：“神女乃西华少阴之气……大满天地，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不独化为云雨龙鹤而已。”后来，神女看到峡内行船困难，便日夜伫立山头，为人导航。年深日久，化为了神女峰。又传：昔大禹疏河之时，夔龙的女婿未能随大潮回东海，于是，它撞山破峡，闹得

田毁屋塌，汪洋一片。后被大禹拴住，斩首正法，因而留下了“锁龙柱”、“斩龙台”。此外，还传说夔龙也因恣意肆虐，被大禹用锁龙圈套住，用女娲娘娘炼的镇龙石镇入江底——这便是瞿塘峡口巨礁的由来。

这些传说，很清晰地给我们透露出了两种信息：其一，是峡江初民已经开始将许多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从感觉的直观上去观察、理解自然界，表现出某些朴素的、唯物的思想观念的萌芽。这是只有在高一级的生产阶段上才可能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些传说中，龙已从一种兼具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至高神，转化为专司某种职能的自然神了。龙的职能只是兴云致雨。它高兴时能风调雨顺，给人赐福；发怒时则翻江倒海，造成灾难。显然，这种观念和想象只能产生于农耕社会。因为只有农耕技术的发展才促使人们对雨水的需求有一种迫切感。适量的雨水能使他们收到丰足的粮食，突发的山洪和过量的雨水会闹得他们冻饿而死。但是，风雨因何而生？山洪缘何而发？他们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他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有峡区那变幻莫测的自然天候。峡区由于山高谷深，湿气难于蒸散，易成云雾。所以，有时彩霞映照，轻云缭绕；一忽儿又烟雨弥漫，雷电交加。人们既无法理解这些自然变化的来龙去脉，同时又急切地想弄清这诸种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民俗传承就会自动出来帮助他们找到他们自认满意的答案。在远古的人们看来，龙与他们的关系是休戚与共的。水既然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毫无疑问也该是由龙管着的。何况，更重要的是，那烟云雾雨，不正是在老龙洞、龙骨梁、登龙峰、九龙井……之间聚散吞吐的么？！生动的直观使他们旺盛的求知欲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于是，龙与水的关系也就愈形紧密，图腾的龙变成了自然的龙。人们对龙的祭祀，已经不再包括祭祖的成分了。三峡沿岸如白龙庙、乌龙观、蟒蛇寨、迎龙观之类的祭祀

庙宇，就是专为祈雨而立的。

其二，与第一个信息直接相关的，是传说中龙的地位的下降。在这些龙传说中，龙经常受到别的神力（实际是人的意志）的惩罚，甚至被斩首示众。这部分龙的传说，多与大禹、神女治水的故事联在一起，它从侧面突出地体现了人类极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自信力。同时，从传说中关于神女身形变幻的描述和解释中，我们也可以间接地辨析出朴素的、辩证的自然观的某些投影。这已是殷周之际的思想成果了。它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万物由阴阳二气组成，宇宙在阴阳两性的对立中变易的宇宙观交相辉映^④。说是思想家总结了民间的思想成果，写进了哲学著作也好；或是民间接受了这种朴素的自然观进行再创作也罢，传说本身所反映的，确乎是一种不断变化、转换的自然现象，朝为云，暮为雨，在人为人，在物为物，云雨即是神女。她是人的朋友、助手、教师，是人的意志的一种化身。这与宋玉（姑且算在他的名下）笔下那夜就楚襄王的仙女风马牛不相及。文人墨客尽可以虚构种种奇闻轶事，但决淹没了民间创作的本来面目。这类传说生动地记录了人类生产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上的长足进步，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民俗心理的反映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图腾式的氏族社会早已被国家所代替。支配人们生活的、主宰人们命运的，已经不是虚幻的图腾生物，而是威赫赫的人间帝王了。虽然，由于民俗传承的稳定性，求龙赐雨保平安的信仰依然在延续，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带着鲜明感情色素和强烈的功利目的的社会政治因素，也以极快的速度注入龙体内了。龙的“神性”被人为地移植到人的身上。龙被人化；人，亦被龙化了。于是，关于龙的传说，也就随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能标志这种深刻变化的，是人间所谓

“真龙天子”的出现。三峡中关于白帝城的传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传说西汉末年，公孙述入蜀称王，建都成都，后迁鱼腹县。他殿前有一口井，井中常有白雾盘旋而上，形似白龙升腾，公孙述惊喜过望，认为井中现此帝王之兆，实乃天意，遂自称“白帝”，并改鱼腹县城名为“白帝城”。当然，华夏诸族历代君王以龙自命，并非始于公孙述，但这一传说，却是意外地泄漏了所谓“真龙天子”们的机关。公孙述看到的，明明是雾，可他偏要把它想象为龙。龙既是神物，受天命差遣而来，那他自然也属龙种了。于是，雾便是龙，龙便是他公孙述；龙属天臣，他公孙述亦是天之骄子还能有什么疑问么？人世间最大的骗局就是这样铸成的！历代封建帝王为巩固他们世袭的统治，需要找到一种合法的、并为全体臣民都能接受的解释，证明他们本来就不是凡胎，而是应天承命以统治万民的。终于，他们找到了龙。这种远古的图腾，不仅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它享受着全体族民无条件的拥戴，支配着全体民众的信仰。人间帝王正是利用了民俗信仰这种强大的威慑力和惰性，偷天换日，把本来是属于全体族员的“共同始祖”，说成是他一姓单传的祖先。他们开始以龙为其标帜，所有宫宇、旗章、舆服器用等都饰以龙文。在百姓面前，更是时时、处处都显耀自己是代天行事的龙子龙孙。久之，图腾的龙便渐渐被人淡忘了、生疏了；人间的“真龙天子”却被人虔诚地、狂热地信奉着、服从着，还编出了各种故事、传说加以渲染。“真龙天子”借助人们的民俗心理被人们一直顶礼膜拜了好几千年，就连历代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也难以挣脱这一精神桎梏。可见，民俗因袭的负担，该有多么沉重，多么可怕啊！这类关于所谓真龙转世、龙种脱胎的美化封建帝王的传说，实际上是一种精神鸦片。它不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的体现，而恰恰是我们民族精神中那一部分消极因素的反映。

但是，必须看到，在阶级社会里，统治

阶级的思想虽然是统治的思想，而人民的态度却并不总是与统治者相一致的。老百姓还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精神寄托。民俗的传承和利用，自有他们自己的功利色彩。古往今来众多的龙传说中，也有不少把历史的和现实的美好事物及民族的英雄形象与威力巨大、代表祥瑞的龙联系在一起的佳作。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同在三峡中，既有自命为龙的帝王公孙述的传说，也有人民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龙舟竞渡的传说。而且后者流传很广，影响遍及全国。龙舟竞渡的习俗，究竟起于何时，尚待进一步查考。但在我国人民传统的意识中，龙舟竞渡却总是和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千百年来，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成了我们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内容。以西陵峡畔秭归县为魁的峡江上下的龙舟竞渡，则更是壮观无比的龙的盛会了。我以为，竞渡的象征意义，决不止于救人。否则，又何必以龙形饰舟呢？有人说，把船扮着龙的模样，是为了便于打捞屈原的遗体，因为龙是水族之长。有的讲，划上龙舟是为引开或驱赶水中的蛟，使屈大夫能安宁地吃一顿饭。这些，都可能是人们开始以龙形饰舟的初衷之一。但是，几千年过去了，打捞或向水中投食的事象，早已成为历史。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龙舟竞渡的活动还增添了不少新的时代色彩。然而，有两个特点却是始终不变的：一是以龙形饰舟，一是为纪念屈原。这充分说明了用龙舟竞渡，实在是一种民族的、人民的感情的寄托，是人民继承和利用民俗表达自己深沉情感的典型实例。人们愿意用龙这民族的至高无上的象征，来纪念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愿意把屈原的名字和自己最熟悉、最崇敬的龙联系在一起，看到龙舟，就想起屈原。这恐怕是人们最开始以致千百年来一定要以龙舟竞渡来纪念屈原的更本质、更深刻的原因。历朝屡代的帝王，虽然个个都是着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卧龙床，可是又有哪一个曾经真正享受过人民这种发自内心而且历久不衰的热爱和拥戴

呢？自命为龙者，总不免露出蛇的凶险本相而遭唾弃；真心为民的人，他的精神却能在人民的心目中，象龙一样腾飞、升华、永存！我想，从这些对比鲜明的口头传说中，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启迪。

以上，我们粗略地分析了一下三峡中的龙传说与民俗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地的山川风物传说，总会有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因为这些关于某地、某自然物、某人工物的命名或由来的传说，形成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其中，既有地理结构、气候条件、历史形成、生产水平、民族生活等等物质方面的基础，同时，更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感情、民俗信仰、民俗习惯、民俗心理等诸种因素的投影或折光。前者构成了风物传说的物质外壳，能形象地再现地、物的形貌；而后者却是风物传说的精神内核，能赋予一地风物以神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物传说总是某地、某个民族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形成的民俗信仰、民俗心理在口头艺术创作中的反映；反之，从这种民间的口头创作中，我们又可以窥见民俗信仰、民俗心理的客观存在。这恐怕是传说创作中形象思维的重要特点之一。所以，我们在考察、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传说乃至其它民间文学作品时，应该自觉地从民俗的角度加以考虑。这样，民间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才有可能被充分地发掘出来，民间文学在现实生活中才可能得到它本来具有的地位，起到它本来应起的作用。

注释：

① 参见闻一多著《神话与诗》中《伏羲考》一文。

② 参见袁珂著《古神话选释》第65页。

③ 参见闻一多著《神话与诗》中《龙凤》一文。

④ 参见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